

T 2737.7/8162(12)

1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題

爲佛大進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

直氣當申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懇乞

皇上速俞憲臣言官之請以除亂本疏

臣觀今日天下亦脊脊多事全恃

君側肅清 朝政修明可以撐持大厦于將傾

柰何有厥監魏忠賢橫惡 內廷又添腹心

一大憂足以召 天變而危 宗社也忠賢

大奸大逆種種不法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

漣首發其惡討罪之典當不踰日使天下仰

大聖人之作爲明並日月威同雷霆即東夷西  
戎聞而膽寒豈不美哉乃靜聽數日只見  
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  
之旨近又罰俸科臣魏大中并責諸臣瀆  
擾姑不深究之旨  
皇上豈真是非舛誤愛一罪璫而輕  
祖宗天下于一擲乎不過素愛忠賢小心小忠  
不忍一旦割弃耳

人主不察養其貫天達地之惡至于罪狀旣盈  
人主即欲不割弃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程  
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  
是也且人主即不肯割弃天下必有代爲  
人主割弃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  
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至以阿父呼之矣  
我朝王振

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見殺于袁  
綰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何有  
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漢唐癰疽旣潰人

命隨之我朝二正之時其危已甚幸天相國脉不至若漢唐耳今

皇上既以太阿之柄授忠賢而忠賢亦以明操太阿不肯還

皇上神龍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皇上將何以爲宗社計乎而抑豈爲忠賢家族計也凡人臣苦口犯顏以諫

皇上者忠于

皇上也使非忠于

皇上誰無身家性命之憂父母妻子之想而敢觸雷霆當斧鑕以取摧折之禍也國命出于讒口天下事不可爲矣此豈獨憲臣之任諫官之事乎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國亦艱矣即詞臣經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闢禍開陳以冀

皇上一悟使

皇上鑒古知今寧肯使此大奸逆而不割恩正法乎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于

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廠務移住閑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決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即不肯割弃忠賢天下倘有代為割弃之人者時忠賢蓋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臣願宸衷穎悟渙發優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并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上奏

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閑庶人言可息

宗社可保矣臣知言出禍隨無以報

皇上寵擢之恩故敢冒死以

聞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

百... 起用... 六十七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奏爲 君側不可不

清 英斷不可不決乞

聖明割恩正法以消禍本疏

臣歷觀前代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弄

權禍 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

相申屠嘉得而檄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

朋結趙婕妤操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

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閹興貴干預

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即收繫獄事聞召

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等專制國  
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  
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時任守忠離  
間兩宮右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空頭勅召  
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竊弄兵權矯  
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裡爲  
奸故都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隱相而  
宋祚竟移若是乎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  
遠

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跋扈無禮如左都  
御史楊漣所劾之太監魏忠賢者漣疏列備  
悉臣不必再爲更端

皇上試取其疏而一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彼  
此交通廕職纍纍羊頭狗尾視漢之朋結趙  
嬈者有以異乎如紊廷推之制停黃門之  
遷奪金吾之秩以至寃斃青衿之命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  
又如內操烏合憂在蕭牆中旨濫觴斥及



忠鯁至于道路傳聞實煩有口甚有爲臣子  
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  
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候覽王甫王  
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  
一人況其僭擬

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時所未見蓋不赦之  
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閻興貴  
不足相比數矣臣意漣疏一入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

憤乃漣疏竟奉聖旨而忠賢疏且先取

溫旨旣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臣

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

事何者爲小心而侈口戇直尤屬欺罔且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罪狀難  
欺欲辨而不敢辨也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自罷乎自知國法難  
逃欲不罷而不敢不求罷也

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早決矣宋臣有言大臣

不言故小臣言之今漣大臣言矣而

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

結舌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真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于

漣疏者亦皆觀望緘默以遵旨爲戒不發

一言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矣惟言莫違聖有明訓

皇上獨無懼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

天憲股弄群臣漣疏無如之何何有于臣然臣

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盈天特假手于

漣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國家治

亂安危所係故敢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伏乞

皇上毅然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夫忠愛之

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勸

皇上割恩必成

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耑美千古矣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題爲邪宗自認臣疏  
自明仰懇

皇上毅然軋斷立訊厥惡以明科臣心迹以釋  
中外羣疑疏

臣謂木先蠹也而後蟲生故人必自疑也而  
後疑至近日舉朝請劍誅內臣魏忠賢疏  
中皆指及交通舉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  
傳樾獨自疑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  
而獨疑及傳樾有同心何也豈非以其自認

公... 卷...

之... 言... 四... 五

頁... 盧...

卷... 十三

起用

三... 房... 印...

之宗兄傳繼教為之格手頃臣隨堂官楊連  
 之後執簡而糾忠賢當誅狀中間臚列交通  
 羣邪傳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傳繼教  
 為傳魁所自認之宗兄明白入告者是豈臣  
 之有意督過于魁哉亦惟是就魁言魁魁即  
 以魁之繼教還代之魁耳殊不意此一言也  
 時魁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  
 以邪黨中臣矣夫臣而黨邪也彼傳繼教者  
 果何如人而魁黨之查繼教之為東廠理刑

也出身書役營為較尉忠賢喜其狠猾陰刺  
 以理刑屬之一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而故  
 托身權璫已應切司馬牛之憂乃強認支派  
 分明者意欲何為况繼教外張虐焰內借璫  
 威關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  
 無不人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魁獨不見不  
 聞乎若其中之玄機祕竅繼教有靈魁豈無  
 知乃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  
 交通摘駁 中旨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

不一過而問顧獨于臣疏中忽漫拈出自認宗兄一語忿不自其輒謂臣突以交通坐之且謂橫誣且謂迭至豈樾于諸臣諸疏亦覺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既已自爲吐露自爲擔承却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強欲以發縱二字箝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樾之所以爲樾也纔得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覺其神爲告之復自供而自招有如此也然臣因是而洞見樾之肺肝亦不過欲自爲脫

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裏彈文火攻繼教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教猱升木今茲之誓滌胃飲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跡合符稱義不受辱之烈士哉倘計不出于此而動曰邪黨邪黨誣一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省交叅之疏得意列名爲侈言曾不思以列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作之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臣居恒慕之盖亦嘗數數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

見其所服習者彬彬理學所矜尚者侃侃氣  
節有槩若此臣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  
作何面目以強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閭  
中矣伏惟

皇上念舉 朝之疑不可不釋卽科臣之自疑  
亦不可不釋乞

勅將傳繼教與傳應星等併下于理會官究問  
早爲剖斷庶科臣之心迹可白而 國法其  
幾振乎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奏爲

聖主不容有權璫

聖主不宜拒忠諫仰懇

皇上大奮乾剛立賜處分以遏亂源以清士風  
以維億萬年泰運疏

臣見我

祖宗定制設立六科十三道 命爲言官因竊

自思官以言名則凡 宮府內外巨憝大猾  
無所不可言不得言何至使盜權竊柄欺君

蠹國如東廠之魏忠賢目不識丁心原無血  
質蠢性狠氣雄膽粗者以久踞

君側濁亂 朝政處處羅布爪牙以張威焰日  
日密結心腹以傾害善良一至兇窮惡盈而  
尚未有明著一言以告我

君父者則何以故無亦仰念我

皇上冲齡踐祚天縱

聖神日月之照無須豈遺遠近雷霆之怒有待  
終不優容雖諸臣非敢坐視任忠賢之穢惡

或諸臣亦欲少需聽

聖明之獨斷乃言官未及疏糾而臣堂官楊漣  
義不反顧已特疏糾之臣堂官方以疏糾而

科道諸臣且摩肩拜疏或公糾或單糾惟日  
不足有加無已益已力數忠賢罪惡之大直  
發忠賢秘密之藏忠賢即百口以自辨附忠  
賢者即百口唆訟以求明亦終無以爲忠賢  
畫一奇措一語者是豈其諸臣之故排忠賢  
則惟是忠愛一念鬱極勃發知有

皇上自不復知有忠賢其大不利于忠賢者政所以大有利于

皇上也乃

皇上于忠賢疏則批發先下為之剖明為之獎許而于憲臣則加之呵責于諸臣則付之姑不究致令舉朝大小臣工低回歎息嗟

綸綍之失宜歎政體之倒置且相與鯁鯁焉共抱杞人憂此其憂誠是也然諸臣所憂者前日之忠賢而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也

何也忠賢之侍我

皇上左右非一朝夕矣

皇上之起居好惡忠賢已備習之熟知之矣因以投好去惡遂敢蔽日障天實妄意

皇上之終不知外臣之終不言也曾不意外臣言矣豈無不及言者乎

皇上知矣況有不及知者乎現見雪消忠賢果坦然自安否見影察形

皇上果渙然無疑否縱使



皇上無疑于忠賢竊恐忠賢不能無疑于

皇上之疑之也借疑起懼怖死貪生平素恩濃

寵固之人而一旦覓全身遠害之策語曰疑

人莫用憂政在此諸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

賢而臣所過計者異日之忠賢也何也

皇上方以恩蓄忠賢忠賢顧不以恩報

皇上即云垂念其潛邸微勞不至使其就死亦

當痛懲其竊弄威權不得令其復近況忠賢

雖能求免于今日果能自必其更免于異日

乎即

皇上能使今日之免忠賢果能自必異日之更

免忠賢乎惡黨之見最短惡黨之慮最深業

已委轡焉復防之既密邇在肘腋之間且朝

夕謀蕭牆之變縱忠賢萬無此心惡黨方先

為導倘忠賢一有此心惡黨必力為決從來

婦寺相倚為奸內外交通煽禍此臣所深憂

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拊心疾首者更在

外之忠賢何也邇來紀法陵夷徑竇開張或

念急梯榮輒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營窟  
便自神伎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爲孤注在傳應星傳養全陳居恭及科臣  
傳魁所自認之宗兄傳繼教等輒以忠賢爲  
冰山無一時不傳消逝息呼吸立應時而密  
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機伏弩鼓其舌以提  
掇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陽以欺人則蒙  
頭換面轉其腔以塗飭外之耳目蓋姓姓互  
引親親共締內與外扛成一片焉與蘿永結

百年此其機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毒心辣手勢有不得已者自  
來省台之疏不下二三十上蓋無不人人以  
交通

中旨爲慮則是 廟堂之公論業已彰明較著

彼哀如充耳若罔聞知者謂之何哉嗟嗟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么膺刑餘何足與証且尤  
然揚言引退曾是以狐媚之術通忠賢者累

忠賢仍反有覲面目貽玷班行臣竊恐忠賢輩之掩口而私議其後矣臣言官也觸邪者

責在言官除邪者責在輔臣臣嘗從班行間

聞

先帝當彌留之際曾諭輔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今璫權重而附權市重者

纍纍若若養世亂而汚士風殊非

堯舜之世所宜有也懇惟我

皇上自為 宮闈計自為

社稷計即據魏忠賢諸不法狀重加顯戮不則

斥逐遠竄亦得早圖以除內奸其傳應星等

或下詔獄或下法司仍 勅下從公究問依

律正罪以除外奸統惟輔臣一意主張力請

皇上毅然斷而行之

宗社無彊之休端基于此若曰言出禍隨臣言

官也言行而身危夫復何憾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工科左給事中熊奮渭題爲亟納舉朝擊  
邪之疏以清宮禁疏

頃者東廠太監魏忠賢之被叅也列款多端  
其有隱奸秘慝貽

九廟神靈之恫爲

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之此讜論也  
有窮兇慘惡犯無將之戒爲中外久已扼腕  
者而諸臣相繼發之竊意

皇上睠念宗社深惟儉壬立行其言而明正

其罪合 官府翻然覩廓清之象即不然而  
姑與懲艾曲開一面早收厥衛之柄用允投  
閒之請僥倖于

明主之不即戮豈不至公至仁賞罰大興自

天子出曾無何于忠賢之辯則原其小心能任  
事矣夫近習小心成于敬謹豈謂擅黜陟擅  
生殺擅命令之足當勤勞也于憲臣之疏則  
稱其沽直非忠愛矣夫大臣指佞自其風紀  
若以言人所不敢言者爲沽直必至當言而

相戒不言者之爲忠愛也于諸臣之疏則稱  
其逞臆瀆擾罰者罰姑不究者不究一槩切  
責矣夫言官指及乘輿

天子改容豈以通國切齒之中涓合詞糾之不  
得令其人人聳息 宸嚴無繇一希折檻盛  
美不亦長權宦之焰而短忠良之氣也 臣又  
有以諒

皇上之心矣毋亦曰此一忠賢也

皇上毓養東宮之日朝夕與共迄 正位龍飛

之後逢迎爲勤一旦何忍敝屣其簪履故小不忍耳不知從來大奸大逆未有不假小忠小信以取容者寢假而心粗膽大惟其所欲爲而不肖之心起寢假而手滑顧後欲永保其欲爲而不懼不克終其所爲而無忌之謀逞矣曷不思之也蓋國家獨有此機權耳權之在握如太阿之不向邇而倒持之則折機之待發如風霆之不可掩襲而濡操之則墮倘猶其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狐疑之

極養成厠噬兔營之深轉肆鴟張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天下事尚忍言哉惟

皇上赫然軋斷大賜處分社稷終賴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

廣西道御史王政新奏爲微臣言所已言  
皇上究所當究逆璫辨所難辨 國法憲典遵  
所當遵疏

臣稽往牒歷數中官已事若秦之趙高漢之  
曹節王甫唐之田令孜仇士良宋之童貫至  
我 國朝之王振劉瑾馮保輩一切擅勢專  
權濁亂朝政盤據禁廷妄作威福有罄竹難  
書更僕未易數竟而今日太監魏忠賢則兼  
而有之者也先是 臣堂官左都楊漣慷慨論

列二十四惡狀以上聞事事犯大奸大逆  
件件皆真見真知嗣是大小臣工特疏合疏  
分疏計兩日而六七上一日而三四上  
焉嘔血剗心千言萬語唇敝舌焦頰禿急急  
孜孜皇皇憫憫只欲博

皇上一悟此皆諸臣所已言而臣似可以不言  
者獨計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前者傳諭明旨讀竟有姑且不問  
又諭有隨聲附和抗違不遵的國法憲

典俱存決不姑息臣反覆思維而國是何

法典是何憲也豈今日之國法憲典只為

廷臣外臣設而不為內臣設也又不為內臣

之大奸大逆彰露顯明者設也

皇上于此可以不問魏忠賢于此因可以不辨

也竊恐奉此明旨傳聞內外而忠賢番得

一護身之符保命之丹衛生之券矣將來剪

蔓難圖噬臍無悔追駟不及而

宗社生靈之隱憂伏禍有不可知不可言者



皇上試取諸臣章奏滿公車填 御前乞 省

覽者而畧一過目一留神照彼忠賢所怙何  
惡所犯何條所應得何罪

皇上可以不問而忠賢之不辨遂置不問夫忠  
賢何以不辨也不敢辨也忠賢誠膽大包天  
情知我

皇上有照膽之鏡在一辨即明此際魄散魂搖  
敢辨耶忠賢誠心奸極淵情知我

皇上有印心之鑑在一辨即真此際委首縮頸  
敢辨耶忠賢口舌即巧如簧捷如軸螯如蜂  
蝎情知我

皇上有斷把持羣醜之尚方者在一辨明而真  
即剗決如流此際失身濺血壘粉無地敢辨  
耶大抵忠賢如虺如兇又如鼠如醯雞能鴟  
能張又能啼能笑能出能藏前倨後恭小廉  
曲謹大率類此今忠賢不辨

皇上即爲之不辨而槩置不問矣天下臣民謂  
我

皇上天資聰明無所不聰明及至到忠賢一事  
聰明何以反蔽也

皇上性格英敏無所不英敏及至到忠賢一事  
而英敏何以反不斷也 國法未彰 朝端

所危憲典雖赫

君側不清臣竊恐

皇上于忠賢為養癰也養癰之毒毒必深而難  
潰為養虎也養虎之害害必叵而難櫻為飼  
鷹也飼鷹之戮戮始周行而已不可捉摸矣

若其甲第如雲田連阡陌合門姓氏拖紫曳  
金雋宅營祠題坊旌額邀異數累殊榮

皇上何負于忠賢而敢犯無將敢甘跋扈敢為  
多翼之獸添足之蛇吞舟之鱣摠過于前代  
趙高等輩之奸惡而毫不知有我

皇上哉臣豈不知興言及此猶可望

皇上濬威嚴寬宥微臣狂愚激聒至其于魏忠  
賢則為撩蟒鬚履虎尾迫患若撼山之蝮撲  
燈之蛾而不瞻前顧後然而身受

聖恩職分言責圖得

聖心即轉即悟即不以小不忍亂大謀而廷

斷決發鋤今日奸宄杜將來隱禍造

宗社生靈無疆福澤臣即捐軀不保可以謝

二祖列宗在天之靈而更不負

皇上養士之恩也冒死陳詞伏望

皇上特斷施行

天啟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

陝西道御史梁元柱穹蒼之告變已彰

聖主之去奸宜決懇祈睿斷立擊權璫以急

快憤盈之正氣潛回怒譴之天心疏

臣惟宇宙間陽能制陰陰必不可抗陽此

天地之大義也陽制陰則順而常陰抗陽則逆

而變此天人不爽之真符也今日朝廷間

在族類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在宮府則

廷陞爲陽禁密爲陰在羣僚則百執事爲

陽闡寺婦爲陰項逆璫魏忠賢罪惡貫盈無

君無天神人共憤且與奉聖夫人共相朋結  
已構成建寧之釁輦谷之下敢怨而不敢  
怒廟堂之上敢怒而不敢言獨臣堂官楊  
漣疏叅大罪二十四款侃侃鑿鑿天鑒洞  
昭當斯時也

上帝實爲之式靈

祖宗實爲之假口乃

皇上不亟聽其讜謨竟以尋聲沽直黜旣而遍  
臺省諸臣復著惡聲罪章滿公車

皇上又不早賜之園轉並以同聲瀆擾黜又旣  
而遍部寺大臣危言叩闈而天聽如故又  
旣而羣臺輔閣臣微諷納牖而奉傳如故夫  
忠賢一闈宦耳舉朝之所共非在  
皇上不能獨是普天之所同弃在臣鄰必非獨  
仇何至煌煌綸綍獨倚奸橫之刑餘槩沮  
忠直于入告幾于我父我母我仇我讐

皇上之拂諫日堅一日奸竊之寵靈日專一日  
忠賢之盤據日深一日宗社之隱憂日甚

一日

皇上故稱堯舜主也一時舉動不知何以若此  
滿朝洶洶屏息重足半月之內簾陛之間煬  
灶蔽明豐蔀掩晝一結成堅冰冥晦之景象  
人心為之梗塞

祖宗為之悽恫

天地為之慘澹倏而昨十四日凄風暴雨殞雪  
彌空如拳如石注擊移時畿甸驚惶不知所  
出臣相向錯愕婉轉圖維以為近日 朝廷

無事可召變則忠賢實致之忠賢未必能動

天則

皇上實致之

皇上謂權奸不足疑將天變不足徵乎謂人言  
不足信豈 天心可不順乎

皇上試對揚休咎之符何以前十日躬虔露禱  
而甘澍萬家何以後十日寬庇逆璫而雹降  
六月徵應之機固的的不爽也非乘此譴告  
修省急攬大權急震天威將忠賢 立賜處

分 禁闈一清隱憂永杜不然人情愈盈  
天心彌隔 宮掖之變有不忍言者 臣 即碎  
首剖心願與李杜齊名不能爲  
皇上効涓埃也納諫除兇于以回 天迓祉在  
聖明頃刻圖之耳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鑛懇乞

聖斷亟除內奸

疏

臣 聞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  
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宮闈則亂夫宮闈者  
何人即朝夕在人主之側人主所信爲勤勞  
小心忠直任事隳其術中而不知覺也則婦  
寺是也太監魏忠賢交通奉聖夫人彌縫左  
右竊弄威福以嬰孩待

皇上而以奴婢待官人其視閣臣如贅疣而視

諫官如仇寇氣焰灼天網羅遍地遂令生者重足而立死者含冤而泣在朝者有抱蔓之悲在野者屢杞憂之慮憲臣楊漣首倡大義抗疏論列繼而卿寺臺省連章糾劾

皇上試取諸臣疏一寓目焉以諸臣視

皇上為何如主哉况

臣

小臣也言何益然

臣

料

皇上之心不聽而遂不言又

臣

大不敢也用是

不避煩聒為

皇上陳之竊謂忠賢前日之怙寵作威其罪大

今日之飭非文過其罪更大

皇上前日念忠賢微勞令奔走左右其先猶小

今日知忠賢橫肆聽其盤據肘腋其失更大

今日

皇上于忠賢有必不可不去者也

祖宗朝聞闈官不許干預外政

太祖時有內臣言政事者上切責之即日遣還

鄉里

孝宗時凡召大臣議事必屏斥內官退去數十

步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今忠賢專  
權擅政

九廟有靈必陰殛也

皇上略不爲意是爲不遵

祖制人主之德莫大于明斷如日月之無私奸  
邪必燭如風雷之迅烈時刻不逾忠賢罪惡  
貫盈

皇上始不能知今諸臣言之而

皇上知之能去則隳其主德

人主一嘖笑一舉動無不與

上天相感去歲熒惑守斗今春風霾晝晦地震  
迭見是

上天明示以宵人用事陰盛陽微之象大臣者  
人主之心腹也小臣者

人主之股肱耳目也今大臣言之則爲牽誣小  
臣言之則爲附和諫官言之則爲瀆擾將舉  
朝無一忠愛之臣而

皇上之心腹股肱耳目盡付忠賢一身臣恐諸



臣人人解體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也雖我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豈真不法

祖不畏天不敬大臣不容直臣唯一忠賢之言  
是聽是從哉蓋忠賢之奸如鬼如蜮無事不  
上下其手而忠賢之黨爲狐爲鼠無處不用  
陰陽之術彼諸臣之疏安知無隱匿不以進  
御覽乎即所進者安知不以言官之過端以激  
皇上之怒乎且進之時又安知不涕泣仰求苟

容以乞憐

皇上之前即在旁之人安知無客氏輩窺伺

意旨委曲寬譬代爲解脫以希

皇上之見信乎

皇上之所以愛忠賢者出于至誠而忠賢之所  
以欺

皇上者入于至神且以爲過直爲小心也

皇上何不于御門之時親渙玉音進大小九卿  
科道諸臣詢以忠賢之惡將見赫然一怒有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此疏一上知

皇上必責臣沽名必曰不諳事體然臣所諳者

先朝劉瑾馮保之事體所不諳者輒近緘默

將順之事體也又必曰姑不究然臣欲

皇上嚴究忠賢欺罔之罪并究臣愚戇之罪也

伏乞

皇上俯察羣臣之言將忠賢亟賜處治即不遽

膏斧鑕亦宜投之邊戍以為內官專恣者之

戒至客氏亦望早賜斥逐就外居毋聽與忠

賢交通則紀綱嚴明儉邪屏息實神人莫大

之慶

宗社無疆之福也不然騎虎難下桃蟲拚飛他

日之禍將有不忍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鑛奏爲巨憝雖已伏誅姦  
黨尚多漏網直陳媚璫之臣以申國法  
以昭公論疏

竊惟閹宦之惡甚于毒藥猛獸然不盡繇閹  
宦也皆繇一種無耻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  
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魏忠賢崔呈秀  
表裏爲奸威福獨擅已經

皇上睿斷處分臣謂忠賢不能自爲也忠賢特  
受人擁戴而還爲人嗾使者耳卽呈秀亦擁

戴之穢濁彰聞者耳臣記甲子年初入班行  
 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即  
 縉紳中有通內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知其  
 為通內者猶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耻焉  
臣目擊心憤曾具疏懇乞宸斷亟除內奸  
 一疏大觸忠賢之怒幸

先帝優容不加譴斥臣時適與病會隨請告  
 歸里以避其毒不意後來愈趨愈下忠賢之  
 氣燄日熾月昌而附忠賢者之精神亦日新

月異有顯而附之者建生祠等是也有隱而  
 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呼千歲是也有  
 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  
 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父是也  
 有拙而附之者以珠玉為羔雁以苞苴填谿  
 壑是也有巧而附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鍛  
 鑠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  
 所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荐拔  
 是也有後事而獎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

頌 起用 長壽 二

于鎮守之內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  
臣是也有先參之而後附之者初猶迫于公  
論後則露其本色者也有先附之而今參之  
者勢炎則甘爲小人以逐羶勢敗則冒爲君  
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爲忠賢所弃者是  
邪佞之屢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  
極醜惡今冰山旣頽猶噉噉自解是隱忍以  
避禍委曲以觀變也夫果懼禍胡不託冥鴻  
之高舉卽果觀變第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爲

湯竈之不置而祝釐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  
論以飾解嘲之非設有夾日之忠妄希博名  
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爲之羞  
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槩言之有三等焉其  
一等漏盡鐘鳴之輩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  
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  
惜遺臭于身後者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  
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可  
以遷趨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枉尺之謀爲

知所服筆 卷三十一  
直尋之階如楊夢寰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  
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 朝廷則臣  
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麼亦可私  
借苟可快一時之意不悔終身之防如朱童  
蒙是也楊夢寰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  
朝夕密邇因而投身于忠賢從來工部錢糧  
俱交節慎庫收放夢寰欲便已私遂串合呈  
秀嗾忠賢更變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解及搜括捐助銀兩  
飽夢寰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也且與呈秀  
此倡彼和創爲差回御史催欠物料之議使  
其議果行處處皆黃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  
因天變直言正老成憂 國之苦心乃夢寰  
自陳一疏若怨若懟且倏而問卿倏而司空  
倏而宮保卒邀 溫綸拾美廕以去若而臣  
者真漏網之鬼蜮也李養德以已未進士躡  
躋尚書晉秩太傅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  
過拜忠賢爲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

知所服筆 卷三十一 九十一 引作卷八 三十一

真天 卷三十一 起用 二日 長壽印

廷臣之動靜以報之本廠而肆其萋菲則不獨爲忠賢之孩兒而并爲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母死不奔喪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爲兵備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起元據實糾叅職自應爾旋奉 旨責起元以排擠抗違而鐫其秩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未有巡撫以叅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若是蓋

起元曾疏救楊姜以此開罪于李實童蒙爲起元所叅怏怏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潛通忠賢而起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君蔑旨一疏叅起元并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六人而起元逮矣聞李實在杭州時每向人暴白以出疏原非已意乃他人做就迫之具 奏雖未必出自童蒙之手然李實不叅起元于他日而叅起元于叅童蒙之後不可謂伯仁非由我而死

也不然何參呈秀者殺而參童蒙者亦殺也  
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巡撫便因巡撫  
以媚璫延綏何地此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  
惟以建生祠爲首務以至引例奪情漠然罔  
顧倫理又禽獸之不如也夫童蒙必曰忠賢  
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巖關重臣數年捍圍尚  
不惟奪其應得之廕而促之以守制何獨戀  
戀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夢寰亟賜

處分其劉志選者薰心事璫倒身逆闡羅織  
皇親離間 宮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逃不赦  
之條宜 勅法司依律擬罪 臣非苛求四臣  
也去惡務盡行法貴平四臣不處不惟 國  
憲未伸且無以服被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  
以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  
不在忠賢下并 勅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  
自何手庶奸黨無躲閃之地而 新政益光  
矣周起元盡職任怨忤璫受禍被逮之日漳



人士相顧墮淚至橫坐以十萬之賊令其妻  
子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 勅該部從

優議 卹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  
楊漣熊廷弼故誣多賊今梅之煥程註已蒙  
恩超豁則劉弘化之賊想亦

浩蕩之恩所必宥也 臣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謬  
攄忠憤伏乞

聖明省覽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上

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徃日媚璫情事義正詞嚴可稱謹  
論劉志選業經處分楊夢寰李養德朱童蒙  
李實已有旨了周起元觸璫被禍從優議卹  
劉弘化受誣之賊并行查豁該部知道





